

中午小睡醒来，幡然起身，就看见阳台上的安详的光阴了。阳光透过那些植物洒在地板上，光影斑驳，一种安宁的气息弥散开来。我的心在这一刻也获得宁静，她似乎奔跑了很久，此刻猛然回头，有一种迷途知返、欢喜异常的感觉。

在夏天到来之前，阳台上的窗户不常开。风呼呼奔涌的时候，仿佛“春潮带雨晚来急”，天地之间是滔滔的河海。人声、车声浮在其中，飘向了远方。那份喧嚣在窗外，窗内是岁月静好。

阳台不大，里面挤满了盆栽植物。这些植物没有一盆是世俗意义上的贵重



心香一瓣

姜 鸿

## 养一段安详的光阴

花草，可是她们都是亲朋好友馈赠的，弥散着“情义”的温暖。这世间有什么比“情义”更贵重呢？哪怕生离死别横亘其中，也阻断不了“情义”的存在。不问来路，不虑将来，她们都是我的亲人，都是我家里的一员，我与她们默默相守，共度光阴。

她们的安静契合了我的淡泊，她们悄无声息地在阳台，我看见她们的时候，她们就开了，给我一个笑脸。我看不见她们的时候，她们也开了，悄悄地凋落。蟹爪兰在初冬的时候开过了，绚烂成锦，在这春天的时候又开了，鲜艳依旧。令箭荷花鼓出了很多花苞，给我良多惊喜与期待，而她去年只开了一朵，还偷偷开在角落里，我只看到了一朵业已黯淡的干花。那盆榕树是从来不开花的，可她已经陪伴了我二十多年了。无论我冷落她还是怜爱她，她都无怨无悔地活着，不离不弃。

我终于看到她的好了，把她从角落里挪到了窗台边，她每天承受着阳光，不断生发出嫩绿的新叶，闪着油油的光。

我熟悉她们，她们也彼此熟悉，我们已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磁场，互不打扰而又惺惺相惜。

我的目光从她们身上慢慢收回，落在我眼前的画框上，一幅是怒目而睨的钟馗，一幅是喜笑颜开的财神，他们并肩而立，与那些花草草隔墙而居。阳光洒在花叶上的时候，也洒在钟馗和财神的大红袍上，一种暖意与温馨在我心里慢慢发酵着幸福的感觉。

种种花草，连缀几篇文字，画画国画，我用这种方式养一段安详的光阴。昼夜循环，一日三餐，风吹雪飘，唯觉这样的平凡生活才是人间最为可贵的。

“处世如花，形色端正，身常香洁”，纳四海之无涯，收四时之繁华，做一个流浪凡间的精灵，“无须论海桑田，只需一朵花开的时间，刹那芳华，一眼万年”。

2015年，我在百度贴吧里认识了一群热爱读书的年轻人，在他们的影响下，我把一年中读过的书做了记录保存了下来。

最初两年，我只记录书的名字，并简单地给予评价——很好、好、一般。自己认为很好的书，有重新捧起再读的可能。

2016年末，看看自己的读书记录，我惊讶地发现这一年一共读了66本书，应该是有史以来读书最多的一年。

2017年开始，为了把在年轻人那里学到的好习惯落实到细微之处，我开始摘抄书中的好句子，并抒写读书心得，这一习惯已坚持了6年整。

读过的众多散文中，我最喜欢林清玄的散文。他的文章有时像一口千年老钟——古朴、深远、绵长；有时像一溪山涧清泉——灵动、清澈、甘甜。

在《黄玫瑰的心》中，林清玄这样写道：一朵花里，就能看到宇宙的庄严，看到美，以及不屈的意志。有一位花贩告诉我，几乎是所有的白花都很香，愈是颜色艳丽的花愈是缺乏芬芳，他的结论是：“人也是一样，愈朴素单纯的人，愈有内在的芳香。”

“原来在最近最平凡的一切里，就有最深最奇绝的睿智呀！”一些花贩简单质朴的言谈让林清玄顿悟，而我在林清玄清新的文字中，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怎样做一个真实淳朴的人。

在新华书店为自己购得一套汪曾祺散文集。在《人间草木》集里，草木虫鱼鸟兽纷纷成为汪老的笔下客。“山丹丹长一年，多开一朵花。”老堡全户的一句话道出了山丹丹花的生命特征，“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。”汪老的这一句话一下子击中了我柔软的心。一株山丹丹竟然能用一年多开一朵花的方式来牢记自己的年龄，我呢？我能用什么来证明自己不断增长的年岁呢？也唯有读书才能使时光不虚度吧。

在璜山书院，鲁东大学张炜文学院的瓦当老师在谈读书的时候说：“专注一种类型的书，专注一个作家的书、专注名著，可有收获。”那一刻我有点小激动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在读推理小说，柯南·道尔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松本清张、东野圭吾……如今三年多过去了，当时的小激动如同彩色的肥皂泡泡闪着光亮破碎了，我没有因为多读推理小说而写出小说。想一想也并无遗憾，其实每一部推理小说的故事都能折射出社会状况，都能映射出人与人之间、人与社会之间或浅薄或深厚的关系，都能让人学会思考与理解、学会接受，东野圭吾的书让我更加懂得自省、自爱、自律，这也是难得的收获吧。

我喜欢读书，是在年轻的时候，而钟爱读书，是从儿子读大学开始的，那时候儿子常把他认为好的书推荐给我。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读完东野圭吾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的情景。“然而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，更厉害的汤川教授在细微处发现了秘密，最终还事件以真相。真相，妈妈你读懂了吗？”儿子让我说说读书体会，我却是云里雾里不明就里，于是我又翻书重读，第二遍，终于明白汤川教授的大学同学、数学天才石神哲哉以死献身的真相——有时候，一个人只要好好活着，就足以拯救某个人。

“我也愿意学习蝴蝶，一再的蜕变，一再的祝愿，既不思虑，也不彷徨；既不回顾，也不忧伤。”这是林清玄在《境明，千里皆明》中的参悟。我坚持读书，就是学习做一只蝴蝶的过程。不求“黄金屋”，不求“颜如玉”，只求在不断的蜕变中遇到更好的自己。

### 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书评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。

投稿邮箱：

ytrbzk  
@126.com

足迹，以及播下希望、品尝收获的美好喜悦。

在小菜园里忙碌，其实不完全是为了收获果实，其乐趣贯穿于种菜整个过程。种子下地，也就播种下了希望与期待，同时也多了一份牵挂和责任。小苗出来了，仔细观察它每个阶段的生长变化，获得的宝贵知识是教室里学不到的，现在教育部门大力倡导学生参与研学活动，其蕴含的意义也在于此。菜园既是一片劳动的乐土，也是开掘不尽的知识宝库，做一回农夫，感悟劳动的辛苦，品味到种菜就是种自己。

回忆是美好的，祝愿母校的明天在新时代更美好。



街谈物语

王国梁

## 一把茶壶里的流年

我觉得器具也是有寿命的，跟人一样。一种器具陪伴人的时间长了，就有了生命活力和感情色彩。我家有一把20岁的茶壶，是我结婚时买的。

二十年前，这种茶壶很普遍，差不多家家都有，我甚至在电视剧《人世间》中看到了它，可见它几乎成了一种时代标志。一把茶壶，默默诉说着跌宕起伏的流年，静静倾倒着岁月中的悲欢离合。这把茶壶质地一定是普通的，否则不会飞入那么多寻常百姓家。但这一点不妨碍我们对它始终如一的深厚情感，因为越是普通的东西越具有家常的妥帖和舒适。况且我们从未想过要把它保存成稀世珍宝，它就像家里的一员一样，与我们相濡以沫。

我喝茶的时候，经常与茶壶对视。如今我觉得它有了岁月悠悠的味道，连同里面的茶水也味道悠长起来。这把茶壶整体是浅棕色的，很有些古雅美观；壶肚是白色的，上面有大大的红双喜字，字的下面是一只凤凰大鸟；壶嘴颇长，像美人长长的细脖颈，每当茶水顺着壶嘴倾泻而下时，都给人细水长流的感觉，仿佛壶里的水永远也倒不完。为了防止壶盖掉落，我们用一根红细绳把它与壶体拴在一起。

这种老式的茶壶，已经被很多人淘汰了。如今大部分人家用的是那种玻璃茶壶。我不大喜欢那种玻璃茶壶，总觉得茶叶在水中舞蹈是一场神秘的游戏，只有那种秘而不宣的场景才能演绎出最醇厚的味道。而玻璃茶壶一览无余，没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，觉得连茶水的味道都淡了几分。

老茶壶极具包容性，不管欢喜日子还是艰辛岁月，它都能够一饮而尽，从不曾有半分抱怨。最早我喝的茶

是几块钱一袋的茉莉花茶，很廉价却有异香，我喝起来很满足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，茶叶也越来越好。普洱、毛尖、铁观音之类的，我也喝过。有人劝我换一把紫砂壶，说那样才配得上好的茶叶，可我觉得还是这把多年的老茶壶泡出来的茶最合我的口味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口味更多是一种感觉。听说上乘的紫砂壶能积淀茶香，而我的老茶壶经常被刷得干干净净，壶内雪白，并不能留存茶的余香，但在我看来，这把有了年龄的茶壶，能够炮制岁月之味，因为它懂得我经历了所有悲喜忧欢。一把茶壶里，有流年的味道。

日本有个民艺理论家谈论器物时说：“每天使用的器具，不允许华丽、烦琐、病态，而必须结实耐用。忍耐、健全、实诚的德行，才是器物之心。”的确如此，与我们朝朝暮暮的那些器具，因为其简单、质朴、实用，得以与我们多年相守。年深日久，它具备了一种肉眼看不到的特质，这种特质应该是器物的灵魂。没错，器物是有灵魂的。越是陪伴我们时间长的旧物，越有灵性。

瓷质的茶壶是易碎品，需要小心呵护。其实这把茶壶还配有四个茶杯，但都被打碎了。呵护瓷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茶壶的价值因此也就被提升了。虽然少了茶杯，但这把二十岁的茶壶依旧算是奇迹，有遗憾的美才是真正的美。

多年里，我和妻子都在小心翼翼地呵护这把茶壶。算来它与我们的婚姻是同龄的，我们明白一个道理，瓷质的茶壶放好了，可以天长日久地陪伴我们，直到我们的银婚、金婚；放不好的话，很可能轻易碎落一地狼藉，就像一份感情，呵护是我们一生都要做的事。



哲理小簿

陈颖

## 遇见更好的自己

如今，

这把20岁的茶壶，通体散发着温润的光泽。我常常有这样的想象：等我和妻子老得白发苍苍的时候，我们相对而坐，饮茶闲聊。这把老茶壶，就在一旁默默陪伴着我们，像油画里的静物一般美好。一茶一壶，一生一世，了无遗憾……

肥。同学们把校园里的树叶、烂菜叶捡来堆到一起，用土围一个大圈，把厕所的粪便掏出来倒到圈里，然后盖上土，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发酵，有机肥就可以运到菜地了。

要想蔬菜长得壮，还离不开充足的水源。菜园的南边有一口井和一部老式水车，甘甜的井水就是从这里被人推出来的。给菜园浇水，一般都是利用劳动课或课间的时间。同学们分成几组，每组六个人，一般都是三个男同学在一边，三个女同学在另一边，五分钟左右换一组。同学们一边使劲地推着水车，一边交流着心得，伴随着水车吱呀呀的响声，高喊着“加油，加油”的口号，水槽的水时而多，时而少，时不时地泛起涟漪，有时水花四溅，在水道中追逐着向前流淌，散发着甘甜清冽的味道，流向了每一畦、每一片菜地，滋养着各种蔬菜。

小菜园最热闹的时刻莫过于劳动课和收获季了。劳动委员把同学们分成几组。有追肥的，他们推着孔明车，叫着号子，踏着歌声，把肥送到地里；有的两个人抬着一个粪筐，步调一致，把肥送到田间；有人铲地，有人抓虫子，有人浇水，好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。大部分同学是在收获果实，看吧，西红柿被轻轻地从竹架上请了下来，粉红色的皮肤秀色可餐；黄瓜顶着花，全身布满了刺，不情愿地被放到了菜筐里；茄子憨憨地点着头，一步步从枝干上走了下来；豆角长得太长，摘一根就搭在肩膀上，最后捆成一大捆放在小车上，送到食堂。同学们你来我往，食堂的师傅们也忙了起来，他们把新摘的豆角和土豆炖了一大锅，里面放了几片肥肉，香气扑鼻。面对自己的劳动成果，同学们吃得可香了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
这就是我的母校，这就是母校的小菜园。四五十年过去了，任凭岁月变迁，母校的小菜园始终令人难以忘怀，这里留下了的不只是深深的记忆，更是一个脚印的成长



光阴故事

盛作江

## 母校的小菜园

掖县第八中学是我的母校，1975年1月至1977年7月，我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半的高中生活。

母校的园区并不大，一条沙石路直通学生宿舍和食堂，沙石路约有五米宽，路的左边是一排排平房，读书声、歌声、欢笑声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路边种植的是高大、挺拔的白杨树，直刺云霄，叶子被风一吹，就像顽童一样跳动不止，发出哗哗的声音。抬头望去，高大的树冠遮天蔽日。沙石路的右边是一畦畦、一片片各式各样的蔬菜，就像绿色的地毯，铺满了这一方不大的天地，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母校小菜园。

小菜园虽然不大，却承载着全校师生的希望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很多农村家庭的生活比较困难，学校为了减轻学生的生活负担，在校区中心开辟出了一块菜地，由食堂牵头负责，但是种植、栽培、浇水、施肥、收获的每一个环节，全由各班同学共同完成。

菜地是南北向的，不同的蔬菜根据阳光照射的角度，采取高矮错落种植的方式。东边是西红柿，每棵西红柿都有一根竹竿架着，西红柿圆圆的，像个球，又像红灯笼，有红色的、粉色的，头上还戴着一顶“小帽子”。西红柿的茎是深绿色的，叶子是淡绿色的，花是白色或黄色的，看上去非常漂亮；成熟的西红柿切开以后，粉红色的瓢透着沙，非常诱人。

西红柿的右边是一畦地黄瓜和一畦架黄瓜，每棵黄瓜都用三根竹竿塔形捆绑。黄瓜的形状都不一样，弯的像镰刀，又细又长的像棒槌，短的像手榴弹，各种各样，形形色色。黄瓜的身上布满了褐色的刺，长大的黄瓜，身上长出了浅绿色的条纹，雨水冲洗后，黄绿油亮油亮的，就像换了一件新衣裳。

黄瓜地的西边是一畦茄子，成熟的茄子开着紫色的小花，有的形状圆圆的像皮球，有的长长的像棒球棍。当地的菜农这样形容茄子：“头戴绅士帽，身穿紫大袍。”再往西，就是四季菜品种了，小白菜刚收获，又轮上上了大白菜。大白菜叶子紧凑，一棵足足有十公斤，是冬春的当家菜。

大白菜的边上还有一畦架豆角。豆角的藤爬满了支架，它们长得像鞭子，又长又绿。风一吹，豆角像娃娃一样在支架上荡起了秋千，好像在说：“我已经长大了，快把我摘下来吧。”小辣椒顶着黄色的小花，远远地就能闻到辛辣的味道。品种最多的还是菜椒，微辣，有的皮厚，有的皮薄，风一吹，互相碰撞着，发出了“沙沙”的声音。

还有根据时令见缝插针种下的萝卜、芥根、土豆，食堂的师傅们会根据需要把它们分类做成各种食材，是难得的冬春接替菜。

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种菜和种庄稼一样，氮、磷、钾三要素一样不能少。蔬菜最喜欢粪熟肥，也就是腐